

纵情现代 Ecstatic Modern

理性纯粹，少即是多
关于中国建筑现代主义的溯源开思

王受之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情现代/王受之 著.—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8-1333-5

I. 纵… II. 王… III. 现代主义—建筑艺术—研究

IV. TU-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1496号

责任编辑:赵立明 傅 弦

编 务:黄 滢

设 计:卡 门 大 福

制 作:三度文化传媒设计部

策 划:三度文化传媒

网 址:www.sandu168.com

发行热线:020-84017952 13502410092

王 受 之 著

出版发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网 址:www.hljmss.com

邮 编:15001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 本:889X1194 1/20

印 张:6 $\frac{2}{5}$

字 数:6.6千字

版 次: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5318-1333-5/J.1334

定 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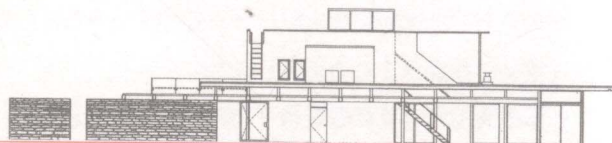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Ecstatic Modern

纵情现代

目录 Contents



| | | |
|---|------|-----|
| Inspirational Experience | 故事缘起 | 6 |
| Day in, Day out | 日积月累 | 16 |
| Campus Complex | 学府风范 | 20 |
| Beginning With Chairs | 椅子说起 | 26 |
| Modernism in East & West | 东西现代 | 34 |
| Black Mies | 黑色密斯 | 38 |
| Quintessence of Corbusier's Design | 柯布精髓 | 52 |
| New-Modern | 新现代风 | 84 |
| The Boom of Real Estate | 潮头浪尖 | 92 |
| The Course of Advancement | 一路走来 | 104 |
| Exploration of Lasony | 力迅探索 | 116 |

序

二十年前，中国房地产业开始复苏。

二十年后，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经过了最初的混沌繁杂，泥沙俱下，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序多了，理性多了。与此同时，行业对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居住文化有了自觉的追求、探索和创新。

王受之先生《纵情现代》一书，试图通过力迅·上筑这一楼盘的开发，来阐释现代主义建筑，并由现代主义的精髓孕育出力迅·上筑的精神品格，这是一件充满激情而富有理性的事情。

建筑的现代主义究竟是指一个特定的派别，还是指总体的时代特征，见仁见智，很难定论。重要的是，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系。其对建筑功能性的讲究，对新技术材料的使用，对现代审美感的再现，都与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从20世纪初开始形成现代主义之后，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时消时长。现代主义的建筑有经典之作，也有平庸之作。在建筑理论上还有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不同的主张。这种现象说明，任何一种风格，都不能机械地照搬。把现代主义作为参照系，可能避免盲人摸象。

在《纵情现代》一书中，经过从西方到东方的现代建筑之旅，作者从建筑史学角度，透视建筑的表面、技术层面和每个细节，而深入其精神内核。通过对包豪斯校舍、莫列顿湾住宅、“湖边住宅”、范斯沃斯住宅等的叙述，我们看到建筑与建筑师的身影相互映衬，看到凝聚在建筑中的设计者的思想，看到住宅主人或观赏者与住宅的情感互动。建筑不是纯粹的物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没有无文化的建筑，只有建筑文化的好与差。好文化的建筑是健康的，有生命力

的，差文化的建筑是苍白的，短寿的。正因为建筑与人的精神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所以，往往是越注重自身价值的人，就越看重住宅的品味与人性化；越是自由的时代，就越是追求建筑的独特性和多元化。

人们注意到，《纵情现代》与王受之先生的另一部著作《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堪称姐妹篇。前者推崇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并把它作为打造广州力迅·上筑的主要精神，讲求简约、纯粹、阳刚之美，突出中心区住宅的现代化功能，又与城市的文脉相衔接；在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设计、景观设计、平面标识，乃至工作人员的服装设计，都比较严格地走现代方向。后者侧重对民族传统建筑的寻访阐释，从苏州园林到深圳的万科·第五园楼盘，力图在传统的链条中演绎现代建筑的创造性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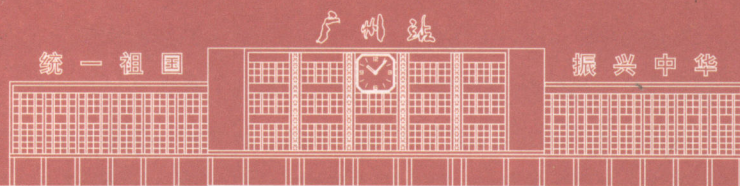
在数千年的中国建筑史长河中，最近二十年的房地产业发展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其中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不多，没有生命力的房子不少。王受之先生在书中对俗艳建筑的批评，对伪现代、伪欧陆风的批评，对极端实用主义和浮躁心态的批评，目光犀利，一针见血，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历史给中国房地产业带来“千年等一回”的发展机遇，房地产业该向历史交出怎样的答卷？应该建什么样的房子，才能无愧于时代？

力迅·上筑和万科·第五园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也都向人们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答案。

顾云昌

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



Inspirational **Experience**
故事缘起

车站烟云

雨夜，要到广州火车站送个朋友去北京，不知为什么，最近到北京的快车不停东站，而仅仅在环市中路的广州站始发。

那天下着雨，空气湿得好像可以拧出水来，衣服永远潮潮的，粘在身上，令人非常不舒服。让人更不舒服的还是在火车站给人的恶感。一走近那里，无数的人就围了过来，各种各样的声音，要饭的，拉客的，拉皮条的，伪求助的，卖发票的，一下子把你困在其中，无法脱逸。好像是在一个旧黑白电影摇动着的镜头中看到的大特写一样，那些变形的脸，扭曲的脸，那些若续若断的营营之声，好像黏稠的沥青，把你裹了起来，无法摆脱。



突然想起波德利亚尔的《巴黎的忧伤》中的一段话：“人群，孤独。对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来说是意义相同、可以互换的词语。如果你不懂得怎样使你的古典状态中充满人群，你也就不懂得如何在忙碌的人群中感受到孤独”。

我是在1970年伦敦版的沃尔特·本杰明的《灯彩》这本书中看到这段话的，在广州火车站前的混乱之中，我突然觉得自己明白了人群和孤独之间的相对关系了。

那晚，我设法把朋友送到另加收费的贵宾厅候车，因为这样保险一些，之后自己快步出来，在那沥青般的人群中奋力游走着，想尽快离开那里。

在朦胧细雨中，看着那些屋顶上庞大的霓虹灯光，忽而想起1973年春季在这里参加广州出口交易会的时光，那是何等灿烂的时刻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筑群、邮电局大楼、刚刚落成的火车站、东方宾馆，那些崭新的现代主义建筑形成了一个在国内难以见到的新城市区，那么整洁，那么明快，又那么现代，实在令人震撼。

这个建筑群在当时却是颇有争议的。

现代主义建筑本来是西方各个建筑流派之中最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最左倾的一派，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不用说建造现代建筑，就是讨论现代主义建筑，也会被上纲上线成“思想问题”的，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禁区。大约因为现代建筑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而西方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因此现代建筑就是资本主义在建筑上的代表了。现在讲起来，当然是荒谬可笑，然而当时却严肃得让你根本笑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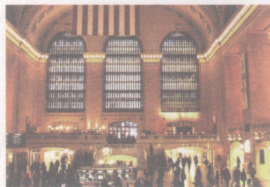
被锁在迷蒙雨中的广州站。
广州站设计原型。

去年我和担任过广州规划局副局长的建筑师林兆章在洛杉矶一家餐馆吃午饭聊天，谈广州现代建筑对中国现代建筑史的影响。在讲到当时广州的一批前瞻的建筑师们，好像莫伯志、佘俊南等人，在通过设计白云宾馆、广州宾馆、友谊剧院、广州火车站、广交会大楼来探索现代主义建筑时所面临的压力时，他还是激动不已。

算起来，现在旧广交会大楼和广州火车站那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建造的公共建筑，是那个年代左右中国最集中的一片现代主义建筑群，弥足珍贵，却无人珍惜，原因我想是主管的官员和业主对中国建筑史发展、对他们手上的这些里程碑建筑的意义一无所知。

现在，虽然广州火车站、流花宾馆、友谊剧院、交易会大楼、邮电局那群建筑依然存在，但是，这些建筑已经被一些业主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友谊剧院被强加了一个极为恶俗的立面，艳俗的玻璃幕墙装饰，丑陋的美术字，成了长途汽车的一个落客站，就把中国早期现代主义最纯粹的一个建筑改得好像一个夜总会一样；广州火车站更是龙蛇混杂，久治难安。

那片一度简洁、明快，曾使中国建筑师们倍觉骄傲和荣耀的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群，竟成为难以启齿的负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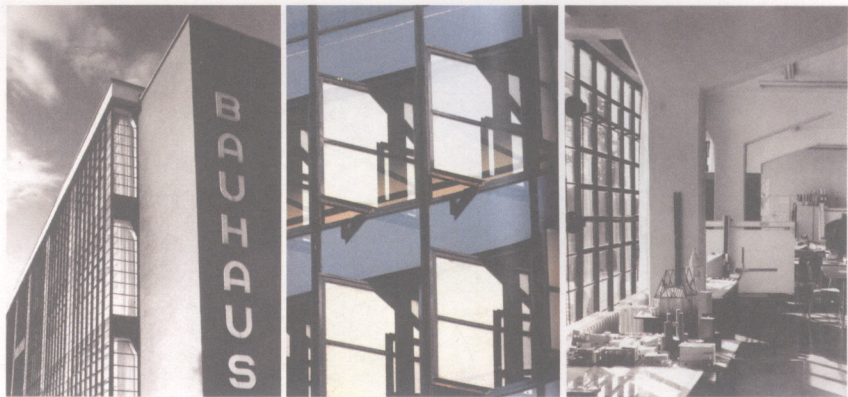
▷ 洛杉矶联合火车站候车大厅井然有序，宽敞舒适还在那里。

▷ 纽约中央火车站售票大厅。

▷ 纽约中央火车站大门顶上的大钟和雕塑。



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沃尔特·格罗庇乌斯1925年设计的包豪斯校舍和工作室。



天啊！它还在那里

我看过不少欧洲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作品，大部分都保存完好。其中很令我感动的是世界最早的设计学院——包豪斯的校舍。

包豪斯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后来在1933年4月被希特勒封闭，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同时兴亡，是设计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那是现代建筑奠基人之一沃尔特·格罗庇乌斯在1925年设计和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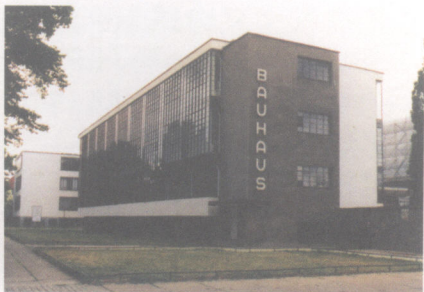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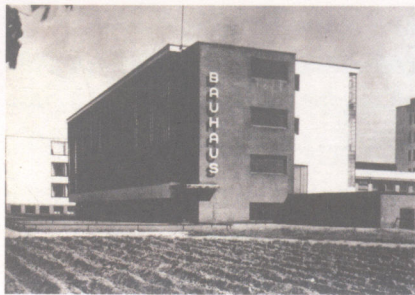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有三个建筑成为现代主义最经典的作品，一个是密斯·凡德洛1929年设计的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UP48图)，一个是勒·柯布西耶1927年在巴黎附近设计的萨伏伊住宅（Villa Savoye）^(UP74图)，一个就是德骚的包豪斯校舍。

德骚在前东德境内，好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不知道那栋建筑现在如何了。我一直在美国大学教书，讲授建筑史，每每给学生放德骚的包豪斯校舍照片的时候，学生都会问：“那个建筑怎样了？”

我手头的图片还是1926年拍摄的，拍摄的人自然是包豪斯的学生们，那还是魏玛政府时期的包豪斯，因此有种很特殊的挂念。

德国统一之后，我的同事——学院基础系主任雷蒙·莫尼奥斯第一个跑去德骚看看包豪斯如何。他回到洛杉矶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是“My god! It is still there!”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啊！它还在那里！”听到他的欢呼，我简直难于描述自己当时是怎样高兴，如获重释。





朝圣之旅

1994年深秋，我专程从德累斯顿开车到德骚去参观，走的是第三帝国建造的德国第一条高速公路。1938年，纳粹军队的摩托化部队就是沿着这条公路入侵前捷克斯洛伐克的。那条路质量依然很好，双向，一边两车道。德国不像美国，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没有时速限制，宝马车风驰电掣，很快就到了小城德骚。

当时东德与西德刚刚统一不久，德骚在东德境内，重建还没有启动，小城好像是一个停摆的时钟一样，市内大部分建筑是战后兴建的工人宿舍，陈旧而缺乏维修。

我停了车，徒步去找旅游咨询服务处。接近黄昏，去的人又少，柜台后两个老太太英文不好，我要憋着讲非常非常差的俄语才能沟通，知道包豪斯校舍从那里步行去也不过十分钟左右，我把车停在路边，走去包豪斯。

远远看见那个举世闻名的白色建筑群，马上心跳加速。我的天！德国人把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70年老的学校建筑保存得那么完美，就好像是刚刚落成的一样！走进校舍，地上一尘不染，家具依然是马谢·布鲁尔的“瓦西里椅子”，桌上依然是玛格丽特·布朗特设计的台灯，那种对于现代文化经典的珍重爱护，使我震撼。

一个人的走廊中，看着包豪斯学生当时制作的儿童家具的陈列，透过窗户，看见外面高大的桦树和白杨，叶已经金黄，随着湿润的秋雨散落在地上，像是一层厚厚的金黄色地毯。突然想起广州火车站前的那个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建筑群的状况，心里一阵悸动。都是现代主义的设计，都代表着一段历史，为什么德国能够如此珍重地保护和爱惜它，而我们却如此粗暴地，割断历史地来毁坏它呢？

20世纪20年代魏玛政府时期的包豪斯和90年代德国统一后的包豪斯，没有丝毫改变。

包豪斯校舍阳台的设计，当年曾在建筑师之间引起相当的争议，因为它们太具有装饰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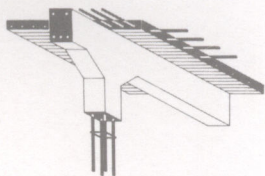


我们现代主义道路怎么走？

我们拆掉了自己的古代城市，毁掉了无数珍贵的古代建筑。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广州的西关大屋和东山别墅被成片推倒。说是建设现代，却连真正属于现代经典的建筑也没有能好好保护，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个不珍惜自己历史的民族，能够走出一条健康的现代主义道路吗？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之风劲吹，全国建筑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经济实用的结构形式，现代主义自然被广泛采纳使用，全国皆然，无一例外。只是对于现代主义的形式与结构关系并没有多少认识，加上开发商、主管官员、建筑师都有种要赶超世界的强烈心愿，实用主义的链接变成最简单的方法。带照相机到外国考察，看见什么新就拍什么，回来仿造，标上“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招牌还算是比较好的，更加肆无忌惮的是编造出“欧陆风格”这个名词，贴到所有媚俗的建筑上去，取悦浮躁的客户，一时竟成风气。调侃了欧洲的新古典主义自然不是大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过这个风格的流行。但在赶超心态作祟时，竟完全跨越了现代主义阶段，则是很大的损失。

我一向不认为建筑发展阶段可以跨越。没有现代哪来后现代？没有后现代哪来新现代和解构主义？因此极为期望国内能够好好做一些纯粹的、比较准确的现代主义建筑，否则那些恶俗之人，诸如那个设计了世界第一恶俗建筑——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法国佬保罗·安德鲁之流，还会有机会来破坏我们的城市文化，来肆无忌惮地撕裂中国城市古典和现代传统的。



- 7 包豪斯校舍的建筑细部。
- 8 包豪斯大楼主入口的楼梯间，部分用来作为钢管椅子的设计展览场地。





- ∟ 广州财政厅前。
- ∟ 广州新亚大酒店。
- ∟ 曾是全中国最高建筑物的广州爱群大酒店。

工艺加概念,催生出现代主义住宅

这本书起源于一个开发商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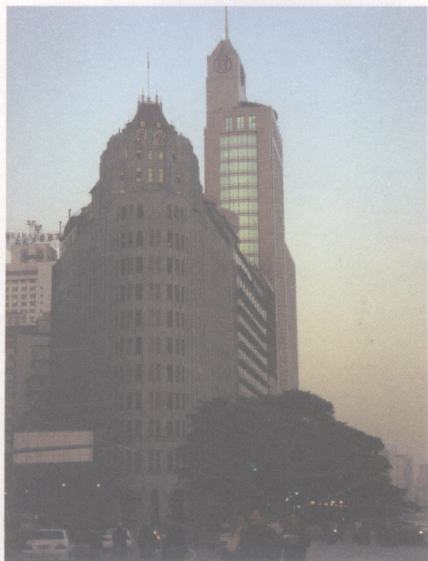
最近,广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广州力迅投资有限公司找我去看他们正在开发的住宅区的设计方案,具体一点说,是希望我能够为他们提出一个设计的原则。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徘徊。在座谈中,我对现代主义很推崇,但是同时也告诉他们,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现代主义绝对不是浮躁的模仿,也不是一种廉价的风格,要能够真正把握现代主义风格的细节和总的气度,相当不容易,在国内看见的真正很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其实是非常少的。

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问到了北京一些很著名的概念楼盘,问我广州有没有可能做个不是那么艳俗的住宅楼盘。

广州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房地产数它启动得最早,做住宅楼盘做得风生水起,站在洛溪大桥上放眼望去,只见楼盘,不见大地。什么“南部板块八大楼盘”啦,什么“东部板块”啦,数都数不过来,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有经得起推敲与时光考验的好作品却委实不多。广州的住宅楼盘,连炒概念的精神都打不起来,更别谈什么建筑文化了。广东人的建筑工艺是全国出名的,但是开发商观念的苍白,也是全国很突出的。糟糕的还不是做不出好东西,而是做了不好的楼盘还以为是好的,广东似乎盛产这一类。

我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广州人,生在市政府旁边的连新路,在解放北路上协英幼儿园,星期天被父母带着去大公、新亚、爱群吃西餐,下午跟保姆去财政厅前的美丽权吃红豆冰,1950年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过解放军队列入城的阅兵式,可以说对这个城市 and 这个城市的人有太深刻的认识,因此也深知广州人的实用主义生活态度,接近无药可医的地步。

力迅投资总经理蒋俊伟先生,尽管本身是广州人,却对广州人为何如此很好奇。说为什么北京、深圳都能够有概念楼盘出现,而唯独房地产很发达的广州没有。



我说：“北京是个很多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即便是商人，在那个氛围内也多少受点感染，不敢太艳俗放肆，还要学会拿文化作自己的包装，因此在那里可以推概念，可以玩文化，即便是很新很新的概念，很前卫的文化，在北京也有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比如‘长城脚下的公社’这类的作品，在北京是有市场的。广州是个实用主义太强的地方，这里的人并不讲究什么概念，不讲究什么文化，所以很难在这里做概念楼盘。广州的主流文化是市民文化、八卦文化、流行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大文化。你看中央美术学院出了多少文化人、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出了多少装修公司的老板，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年来，中央美术学院做生意没有什么高手，广州美术学院却没有出现过什么艺术大师，不是偶然的，是地缘文化决定的。”

北京人虽然讲概念，但不讲究工艺和质量，这习惯大约是从紫禁城里传出来的。皇帝吃饭，菜式要多，概念要足，但是并不需要给他吃最好的，否则管膳食的太监早就忙得死光了。那里是北方，旗人原来没什么文化，承接了汉人的文化，玩的是概念，至于质量好坏，倒无所谓，因为他们也并不懂得什么叫精细的讲究。发展到楼盘，也一样：概念大，文化地位“酷”，就是手工粗糙得看不下去。北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楼盘，只能远看，不能近观，因为做工实在太马虎了。讲概念，就得给概念付钱啊！北京的住宅楼盘光凭个概念，就能够轻而易举卖个一万块钱一平方米。对于精打细算的上海人、讲究真工实料的广东人来说，那种品质的楼能够卖那个价，匪夷所思。



广州美院外围墙今天的样子。

一南一北，非常鲜明的反差。广东人太现实，太实用，你看广东哪里有什么清淡的咖啡馆、茶馆，那是北京人、成都人、上海人无所事事去的地方。广东人晚上去坐，要有扎扎实实好吃的，谈的是生意，而绝非文化。

广东盛行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造成本地缺乏高品味的住宅楼盘，多是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欧陆风格，偶然冒出一两个有点概念的楼盘，也有些是外地人来投资建造的，广东人不兴这套。概念放在广告中吹，楼是实实在在的。

广东人讲究实际，因此手工好，南北差异，造成了北京有概念没工艺，广东有工艺没概念。我始终觉得住在广州的那部分对文化、对建筑品味、对现代概念有要求的人挺冤的，这个市场就压根没有把他们当个消费阶层来看。广州常住人口少说也有一千多万，就拿百分之一来说，也是上十万人，这个市场可不小。我对力迅公司说：“如果想做，就要刻意摆脱广东人这种无视观念和文化的媚俗风气，坚定地走现代主义路线，也能够脱颖而出的。即便抓住百分之十的市场，可能还不只这么大呢！”

广东人经常讲：“不是我们不想做好楼盘，是客户不接受啊！”我说：“你从来都没有给他们任何有品质、有概念的住宅建筑，他们何来选择？你等客户成熟，你又不给客户机会，永远是平庸的、所谓‘欧陆风’的杂货，他们怎么能够提高呢！”

在现在这个很浮躁的时代，要推崇一种比较纯粹的风格，其实很有难度。为了商业利益，风格往往成为调侃的对象，成为任意剪裁的对象，成为随心所欲杜撰噱头的口实，失去的是设计风格的纯粹本身。

因此，当力迅问我风格取向的时候，我很明确地希望他们能够比较完整地把握现代主义风格。力迅的负责人明确表示的支持，并且也愿意冒这一概念和文化风险，建造一个好的、纯粹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区。

我与他们开过好多次会，与建筑设计师多次讨论方案，提出比较严格的风格要求，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景观设计、室内设计上去。通过好几个月的探索和设计方案修改，终于出现了一个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区，这个名叫做“力迅·上筑”的住宅项目位于广州正在开发的珠江新城中，离歌剧院很近，那是英国籍伊拉克女建筑家扎哈·哈迪特（Zaha Hadid）设计的，走解构主义路线。我希望他们能够把握得好，在广州这个充满了媚俗折衷楼盘的城市中营造出一种新的、在建筑上有地位的住宅区来。

力迅嘱我写本书讲现代主义建筑，也讲讲他们的楼盘概念，我答应了，时间上却很紧张，事情多，教学任务重，只有采用零零星星写随笔的方式，日积月累，居然也得了这些文字，不是理论探讨，而是随心心得，这就是本书的起源了。

英籍伊拉克女建筑家扎哈·哈迪特（Zaha Hadid）的作品。

